

書

經

要

義

書經要義序

從來立政治之準開道統之傳者其惟堯舜乎孔子
刪書斷自唐虞首列二典猶易之乾坤也堯之治曆
明時舜之璇璣玉衡其天道乎禹之九州山川其地
道乎周之洪範九疇乃人道也精一執中生知安行
之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
神合其吉凶建中建極以堯舜之德爲德以堯舜之
治爲治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者也

太甲成王修之則吉夏桀商受背之則凶然詞與義
深曉其旨者蓋亦寡矣文公朱子命蔡氏作書集傳
欲使學者知二帝三王之治不外於道二帝三王之
道不外於心更欲知三王之心法治道不外於二帝
之心法治道故必由文以曉義由義以推心則道與
治可得而言矣奈何後之學者不求二帝之心法治
道而拘文牽義其於二帝之正傳眇不可得而安望
其於三王之心法治道得其淵源之所自也哉卽如

置閩之法唐宋以來未有的傳而不驗者恒多九州山川顯然非今日之輿圖謂禹當日未親履其地洪範九疇不得其精義乃疑聖人則之爲非是紛紛辨論相沿已久仲復王先生閉戶潛修肆力於諸子百家之書博覽乎往古近今之事凡有所得必書以記之是書則晚年補集成稿傑得是稿於己卯冬次其前後搜其缺畧同聯伯買生效則李生抄錄脫稿始得成編先生於曆法必別其孰是孰非而以湯若望

爲的示人以知所宗也於禹貢九州必明指之曰某州卽今某某處某州卽今某某處今日之江河所經所注卽在某某處與當日之書傳不同蓋以滄桑之變無常而非大禹之錯訛也至若洪範統言九疇之體用分詳九疇之精義列自然之次序極當然之徵應是皆天然不易之理而非聖人有安排布置之勞也及言欽言敬言誠言性天言禮樂政刑鬼神兆民有疑似者必詳辨之錯悞者必釐正之理之未足者

反覆言之而不厭其繁傳之已明者約畧舉之而不
嫌其疎凡以發前人之所未發可以補蔡傳之不足
而爲文公朱子之功臣也歟孔子而後得堯舜之心
傳者惟孟子一人耳其曰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
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
己而矣又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藉非
有以熟察乎此而身體力行之豈能言之親切而不
爽哉又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然

則孟子蓋伊傳周召之輩而爲孔門之高弟也可願
學孔子豈虛語哉是書也前有孟子之闡發繼有朱
蔡之傳註後有先生之要義則書之義不亦炳如日
月也乎是爲序

雍正庚戌夏四月乙丑關中華下後學張慄誠菴氏
敬書於武署之清畏堂

仲復有大學五經二
卷乾隆間三原劉石鼓
傳經堂刊之有雍正
序稱名卿有仲復其
人者或在甲中丁滄泉
大愛痛念魯湘枯水之
慘敗飛於冠獨守清門
廣覽百家之書窮究心
子之學可一字者近四
十有餘年云云五明遺
民而卒於康熙三十年
以前者

五以撰錄諸書有與仲
復者論復亦錄其
律多因說序見本古
引之此二書想已刊
行容訪之 哲記

別有太世圖集詳列
于劉氏傳經堂序末
之及

書經要義序

是集仲復王先生作也先生世居涓濱幼
習舉子業壯讀濂洛關閩諸書薦志力行
登乎洙泗之堂而章記異學俱未可擬倫
也復齋錄呂律圖說外小學四書五經諸
作其說精切簡明足翼經傳書經要義謂
欽畏祇懼一敬傳心百王不易此非透宗
之論乎謂歷象推占躔次有古今移易禹

貢山川名稱有古今異同九州水道通塞
有古今變遷洪範九疇大禹則洛書而叙
爲經箕子推行爲傳皇極爲樞紐五行爲
統會皆簡當之言也二帝三王之治道心
法燎若指掌學者伏而誦之其益於身心
性命經濟學術寧淺鮮哉雍正八年歲在
庚戌嘉平之月後學上官汝恢端伯甫頓

首拜誤

書經要義

關中涓堃王先生建常仲復手著

華邑後學張 樛子慎校閱

男乃庚全聲訂梓

賈映奎聯伯

後學 正字

李作模效則

虞書

堯典

典字蔡氏據說文以爲簡册載事之名。此正義也。其曰天

淵爲常則備考而已。呂東萊謂書有二典。如易有乾坤一

爻。蓋言君臣之道。首著於二典也。朱子謂看二典之書

堯舜所以卷舒作用。直如此熟。學者須深玩熟字始得。

書中第一箇聖人是堯。堯之德第一箇字是欽。欽者敬也。能敬便能

明惟明故文章著見而意思深遠可見本領只在這箇欽字上而
集傳謂一經之全體亦不外是一言以蔽之矣

敬體而明用是以欽對明言若文與思對則文用而思體若欽明與
文思對又欽明是體文思是用蓋明乃體中之用而思則用中之
體也。下而俊德便是指此四者而言。欽明是俊德之全體。文思是
俊德之大用。真西山曰。欽明文思者衆德之口。大德卽其總名也。
欽是主乎中者。恭是見乎外者。真氏云。堯之德以欽爲首。而其行以
恭爲先。學者欲學聖人。此其準的也。董氏問云。篇中言欽不一。曰
恭。曰寅。何往非一敬所貫通者。先儒謂敬者百聖傳心之法。而實
自堯啓其端焉。然則學聖之準的。只是箇毋不敬而已。

堯典爲大學之宗祖。蓋克明俊德。便是明明德。止於至善。親睦至時。雍便是新民。止於至善。則大學之本末先後。固已具堯典中矣。

傳云此言堯推其德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所謂放勳者也。陳新安謂卽指此爲放勳。帝德之用無所不至者。卽功勳之無所不至者也。豈功自功德自德哉。蓋德者功之本。功者德之迹。一也。○上言堯德之全體大用。已包盡下面許多。此節只是申明上文而言。自邇而遠者。其序如此。所以說是卽所謂放勳。放猶孟子言放乎四海是也。

虞書紀堯之事。以治曆明時爲先。其紀舜亦然。蓋萬事莫不本於此也。朱子謂曆是古時一件大事。嚴日月時旣定。則百工之事可考。

其成。這便是照下面充斃百工兩句說。

敬授人時者。使民及時趨事也。不然則農桑墮廢。務皆失其宜矣。故集傳謂之勤民。許齊齋云。此愛民之至情也。

唐孔氏曰。日月所會之辰十有二。正月會亥辰爲嫩。並營。二月戊爲降安。三月酉爲大梁。四月中爲實沈。五月未爲鶉首。六月午爲鶉火。七月巳爲鶉尾。八月辰爲壽星。九月卯爲大火。十月寅爲析木。十一月丑爲星紀。十二月子爲玄枵。星與辰一也。舉其所見爲星。論其日月所會謂辰。按此星字是指二十八宿。秀經星說。月與日一年十二會。因他會在這裏便喚做辰。辰只是二十八宿分爲十二次耳。

壁前四九度後八太今距奎十度六十二分室壁姬營亥宮奎前十一

十六度後十六半今距婁十四度七十一分二婁前十二度後同

今距胃十二度三二十四分奎婁降婁戌宮胃前十四度後十五

今距昴四十五度九十八分五前十一度後女一少今距畢十

度五十五分六胃昴大梁酉宮畢前十六度後十七少今距參十

六度七八十一分八前二度後牛今侵入參宿二十四分參九前

九度後十半今距井十一度九十七分九畢前參實沈中宮井前

三十三度後三十三少今距鬼三十三度百一二十九分鬼前四度

後二半今距柳二度二十八分井鬼鶉首未宮柳前十五度後十

五太今距星十二度二十四分星前七度後六太今距張五度八

十八分。張前十八度。後十七少。今距翼十七度五十七分。柳星張
鶉火午宮。翼前十八度。後十八太。今距軫二十度七十六分。軫前
十七度。後同。今距角十五度七十三分。翼軫鶉尾已宮。角前十一
度。後十二。今距亢_百十二度九十分。亢前九度。後九少。今距氐九
度四十五分。氐前十五度。後十六。今距房十六度九十三分。角亢
壽星辰宮。房前七度。後五太。今距心五度三十三分。心前五度。後
六少。今距尾六度三十四分。氐房心大火卯宮。尾前十八度。後十
九少。今距箕二十一度四十一分。箕前十度。後十半。今距斗八度
八十九分。尾箕析木寅宮。斗前二十六度。後二十五。今距牛二十
四度七十五分。牛前八度。後七少。今距女九度五十九分。斗牛星

紀丑宮。女前十二度後十少。今距虛八度六十二分。虛前十度後九少。今距危八度八十一分。女虛危玄楊子宮。危前十七度後十五半。今距室十五度十分。室前十六度後十七。今距壁十七度二十五分。從心至界分二十八直線者。依二十八宿各距星分。二十八宿各所占度外。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此所謂今者。乃

本朝崇禎元年時也。時歲在戊辰。西洋湯若望改定各宿度分圖。其解云。元史載古今前後六測。如漢落下闳。唐僧一行。宋皇祐元豐。崇寧。元郭守敬等。或前多後寡。或前寡後多。或寡而復多。多而復寡。種種不一。謂絲所測未密。必不然也。若曰微有動移。則庶幾近之。云云。今略舉一二。如北極天樞一星。古測去北極二度。後行

過北極。今更踰三度有奇矣。諸宿距星落下。測得二度。一行皇
祐元豐皆一度。崇寧半度。元測五分。今測之不啻無分。且侵入參
宿二十四分。今各宿距星所當宮度所得多寡。悉與前史前圖不
合。蓋緣於此。是豈恒星不純繫於天耶。抑天漸差而西。而恒者亦
不恒耶。蓋從來曆家有一般說。讀故拜前二圖錄附於此。以備參考。

鄭永嘉曰。二十八宿環列四方。皆在北極垣外。北極在天之中。隨天

而西轉。是自東而西。所謂左旋也。角亢氐房心尾箕東方宿也。是謂蒼龍以次

為大火斗牛女虛危室壁北方宿也。是為玄武奎婁胃鼎畢猪參西方

宿也。是為白虎井鬼柳星張翼軫南方宿也。是為鶩火。以形而言。則有朱鳥之象。四方雖

有定星而星無定居。各以時見於南方。故必於南方考之。其法以初昏為

侯所謂
昏中也

中星者當南方之正午位之中者也。陳潛室說得甚分明。或言指天之中與取中南北極之間皆非也。午位却是地之中。惟天之星爲加於地之午位。故曰直午位之中。

敬致猶周禮冬夏致日。乃考日中之景非考中星也。

前天文志云。日有黃道。

一曰光道

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

遠。夏至至於東井。近極。故晷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一尺五寸。

八分。冬至至於牽牛。遠極。故晷長。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一丈三

尺一寸四分。晷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

中而晷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七尺三寸六分。

表凡五。南第一。中二。北三。東四。

西五詳此日去極遠近之差皆景長短之制也
具於圖

火蒼龍之中星也。蓋東方七宿房在其中。但房心連體而心統其名。故經傳凡言火者皆指房心也。金氏曰：心宿有三星，中一星曰大火。陳潛室曰：以星鳥言者是以四象言也。以星火言者是以二十八宿言也。要皆不出於二十八宿，四分之則為四象，十二分則為十二辰耳。

虞書集傳半經朱子手訂其言堯典中星與今不同者，即謂朱子時也。朱子云中星自堯時至今已差十五度。顧氏云：月令便與書異。堯時昏旦星中於午，月令則差於未

金仁山晚年時去朱子百有餘歲，謂月令中星與今日又不同。堯時冬至日在虛七度，昏昴中。至月令時呂秦該一千九百餘年，月令

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昏奎中。至本朝趙初該一千七百餘年。冬

至日在斗初度昏壁中。今延祐元仁宗年號又經四十餘年。距宋初該二百九十

餘年而冬至日在箕八度矣。昏亦壁中。由此觀之。焉可不用歲差法

隨時追其變而治曆以與天合哉。

歲差之法。或謂五十年退一度。或謂倍之。或謂七十五年。或又謂七

十三年者為稍的。而卒無定數。看來只是隨時占候脩改。以與天

合。說得好。總星圖解云。若情言之。則日月刻刻皆有參差。并此差

者。非久莫覺。故後世數十年百年。依法推變。正是事宜。而前代各測不同者。皆天行自然。并術有未密也。此說却與集傳意同。

共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集傳曰。天體至圓。周圍

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度數也。則也。天日東西行其周市本東西而縱橫南北。皆以其度為數。

四分度之一者周天全度外其零度有一度四分之一分以對
周歲全日外其零日亦有四分之一分所謂四分日之一也

統地左旋

東出西入

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稍遲故日行一

日亦統地一周而在天為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

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

九百四十分為一日其二百三十分即四分中一分九百四十分

日之二百三十五即四分日之一也。朱子曰。統天進一度則日為

退一度。二日天進二度則日為退二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

日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

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是謂一周天。蓋日與天復相遇

於初造初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

退之度也。是不及日十二度。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

三度十九分度之七

是不及日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

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

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

四百九十九分是六時零三刻弱也。二十九日零六時三刻弱是為一月。

朱子所謂與日相值

在恰好處者此也。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

是十二箇餘分。二十九日餘分。

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餘分之積以日法算

之其五千九百八十八分該不盡三百四十八。零者尚有三分通計

六日而得六者得六日也。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三四十八。加六日過三百

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

之三四四十八是為一年。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二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

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

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為朔虛。三候為一氣。二氣為一月。必有

月節氣。合二十四氣共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者。氣盈之溢

數也。十二月有六小盡者。朔虛之虧數也。一朔無三十日全非朔

虛而何。二氣必三十日添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節氣之有餘與

五時二刻強非氣盈而何。者並行而不相悖。因此有餘不足而置閏於其間。三者參合而交

相成。蓋但以晦朔弦望為度。則漸遠乎氣。以晦朔弦望為度而閏

以短之則雖昏逆而常反以及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

日之八百二十七是餘十一日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

日之六百單一日每三十餘會則中氣必出一會之外人再會

而人用之也人用之者以望前半月終前月以望後半月起後月

候常不失序而天與人常不相違矣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

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十九年閏餘盈

六百七十三分置七閏則日月二百三十五會與天日一十九

會平等而無少不及故為一章也推此以定四時歲功其有不

元林氏曰二十七章為一會五百一十三年三會為一統六十一

陳新安曰一歲只有三百五十四日而經云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

何也。此一歲大歲之數也。蓋今年立春到明年立春。二十四氣全數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二十五刻即四分日之一。以二十五刻當一日舉全數而言。故曰三百六旬有六日也。

按一歲凡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乃大歲之數。叫做足日。一歲凡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乃小歲之數。叫做省日。閏則補三歲之省日。湊爲三歲之足日。是補成箇每歲三百六十五日有奇也。蓋如方有定星而星無定。居歲無定數。而閏有定法。皆要言也。

朱子言天行得過處爲度。蓋以其行過處一日作一度。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卽是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

天本無度。以與日離合而

成。此是辰遠近之相去。月與五星之行。皆以其度爲數也。

或云天是一日一周。日則不及一度。非天過一度也。朱子曰。此說不是。若以爲是一日一周。則四時中星如何不同。如此則日日一般。却如何紀歲。把甚麼時節做定限。平通嘗有言。論日月則在天裏。論天則在太虛空裏。若去太虛空裏看那天。自是日月袞得不在舊時處。謂今日在這一處。明日自是又袞動著些子。又不在舊時處了。且如日月皆從角起。天亦從角起。日則一日運一周。依舊只在那角上。天則一周了。又過角些子。日累上去。則一年便與

會日

書傳曰。天左旋。日月麗天亦左旋。此洞見天道之流行。就地面而順觀之也。詩傳曰。天左旋於地。日月右行於天。此步占日月之躔次。

於天度而逆取之也。這是董氏參考詩書二傳如此說。乃云儒者論天道則皆順而左旋。曆家考天度則日月五星逆而右轉。然其次舍雖逆其趨向則順。自天度考之雖成右轉。自地而觀之仍是左旋。明於天與地之說則知左旋右轉雖異而實同矣。詩錄謂曰說恐人不曉。故詩傳中只載舊說是蓋曆家步占之說也。

按天繞地左旋東出西入。日月也是恁地。但行不及天而次舍日以退。故爲逆天而右轉。其實舍雖退而行未嘗不進。退雖逆而進未嘗不順也。陳氏謂不計天之進而但以日月之退爲右轉。是以背而爲面矣。無此理也。

日行遲謂一日行一度。月行速謂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曆

家只算所退之度如此。是逆取也。蔡西山云。西域有九執曆。却是順算。

傳言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只是要見得氣盈朔虛分明耳。蓋過此三百六十而多五日有奇者。氣盈之溢數也。不及此三百六十而少五日有奇者。朔虛之虧數也。

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氣盈而不置閏則晦朔弦望差。朔虛而不置閏則春夏秋冬差。金氏謂氣盈而失閏則立春爲正月一日。驚蟄爲二月一日。隨節氣而爲月。累累皆然。當朔不朔。當晦不晦。安得合初一十五。初八二十三之晦朔弦望乎。朔虛而失閏則只以三箇月爲春。三箇月爲夏。又兩箇三月爲秋。爲冬。隨十二月而爲一

歲累皆然而春非春。秋非秋。夏不熱。冬不寒矣。經三十三箇月則氣盈朔虛之數積及一月。便合置閏。前閏距後閏亦三十三箇月。數內大月多則過數而閏三十四箇月者有之。大月少則不及數而閏三十二箇月者亦有之。閏所以消其盈而息其不足也。大約經三十三箇月則消息停當。氣節差移自然月內無中氣而爲閏焉。月有節氣中氣中氣只在本月若趨得中氣在月盡或後月之初便當置閏

月之大小朱子謂只以每月三十九日半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計之。觀其合朔如何。如前月太後月初二日生明

或以閏之爲閏。天不用之而人用之。不知這也是天道之自然。聖人因而裁成之。若說天不用閏。便不成造化矣。愚意只可謂天不自

爲而人爲之云爾

朱子曰。自疇咨若時登庸。到篇末。只是一事。皆是爲禪位設也。三舉不得其人。故卒以天下投魏。傳云。皆爲禪舜。張本本此。

聖人於胤。未三人。直見得他心術如此。此聖人之至公至明也。

朱子說鯀也是。有才智底人。想見只是做物自是。所以弄得恁地狠。故惟欽字可以治鯀之病。惜乎他不能用也。

堯氏分堯典爲三大節。曰脩齊治平。曰治曆明時。曰知人舉廢節。曰有三而綱領惟一。一者欽而已。欽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根本也。許魯齋又分明德愛民用人處。變做四件事看。其於後二者。云胤朱必俊辯。其江必材幹。常人論人。只是俊辯材幹。便是人才。辨

不如此。却只於言行處考察。言忠信行篤敬。此聖人取人之法也。堯以其子不肖。故求天下之賢聖。禪以天位。付以天民。此所以爲大聖人到事行不得處。須看道理。順天命。常人使用智方。聖人則一順天命。此說固是純正。但前條以言天象爲非。聖人定書意。恐不然。若是天象不明。却怎生授得那人時。故羲和之命。復首言欽若昊天。是勸民必先敬天也。朱子謂分命四時成歲。復見心中包得一箇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底天方。見得恁地。則天象之說。豈可看做不甚緊要而置之哉。

舜典

濬哲文明。溫恭允塞。朱子說細分是八字。合之却只是四事。如傳所謂深沉而有智文理而光明和粹而恭敬誠信而篤實。非四事而何。陳三山乃云。自內形之外則濬哲之發。乃所以爲文明。濬哲體而文明也。山外本乎內。則溫恭之實。乃所以爲允塞。溫恭用而允塞體也。如此說。又却是兩件事。然總而言之。則只是一箇玄德。

只看重華協于帝一句。便見得堯舜底德原是一般。但舜自側陋而言。則曰玄德。玄德卽俊德也。

弗迷只是說舜不迷於風雨。集傳謂非固聰明誠智確乎不亂者不能。則是若引漢氏說天地鬼神或有以相之。則不然。

璿璣玉衡猶今之渾天儀也。其儀始於劉宋太史丞錢樂。

鑄銅爲之，衡長八尺。

孔徑一丈，璇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

歷代因之而法漸密。至趙宋時

乃爲儀三重，其在外曰六合儀，平置黑單環上，刻十二辰。

子丑寅卯辰巳

午未申酉戌亥

甲乙丙丁庚辛壬癸

四隅

東西南北四角在地之位。以準地面而定四

方，立十字平準。

側立黑雙環，背刻去極度數。

北極出地三十六度，極南六十七度。

爲夏至之日道，又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又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蓋天見地上者共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其在地下亦然。以中分天脊，直跨地平，使其半入地下，而

結於其子午，以爲天經，斜倚赤單環，背刻赤道度數。

二十八宿相距度分之數。

卽周天度數也。

以平分天腹，橫繞天經，亦使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於

其卯酉，以爲天緯，三環表裏相結不動，其天經之環則南北極皆

爲圓軸虛中而內向以挈三辰四遊之環以其上下四方於是可

考故曰六合次其內曰三辰儀側立黑雙環亦刻去極度數外貫天

經之軸

環外當極處各有直距貫軸孔中

內挈黃赤二道其赤道則爲赤單環外依天

緯亦刻宿度而結於黑雙環之卯酉其黃道則爲黃單環亦刻宿

度而又斜倚於赤道之腹以交結於卯酉而半入其內以爲春分

後之日軌半出其外

赤道內外

以爲秋分後之日軌又爲白單環以承

其交使不傾墊下設機軸以水激之使其日夜隨天東西運轉以

象天行

南北極持其兩端天與日月星辰斜而同轉

以其日月星辰於是可考故曰三

辰其最在內者曰四遊儀亦爲黑雙環加三辰儀之制以貫天經

之軸其環之內則兩面當中各施直距外指兩軸而當其要

同中

之內面又爲小窾以受玉衡要中之小軸。使旣得隨環東西運轉。又可隨處南北低昂。以待占候者之仰觀焉。以其東西南北無不周徧。故曰四遊。此其法之大略也。近聞西極湯若望作此器。尤爲精巧。其能正三百年不脩之曆。觀於象者審矣。又按璿謂美珠。以珠飾璿者。亦如渾天儀環上加銅丁相似。蓋以夜晦不可目察。而以手切之也。衡飾以玉。故名玉衡。七政只當依集傳說。林氏謂以其災祥與政事相應。恐非。

朱子曰。曆法要當先論大虛。以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定位。然後論天行。以見天度加損虛度之歲分。歲分既定。然後七政乃可齊耳。

舜受終後首察璣衡齊七政。朱子說只是從新整理起。此是最先當理會者。故從此理會去。蓋其敬天勤民之心固無異於堯也。

六宗之義。朱子謂古註說得自好。註曰。泰昭昭者明也。亦壇也。時四時也。亦謂陰陽之神也。埋之者。陰陽出入乎地中也。自此以下皆祭用。少年相近。讀爲禳祈。卻也。求也。寒於坎。暑於壇。王宮日壇。夜明月壇。宗讀爲崇。誅幽崇。星壇。雩祭。水旱壇。如此說。則先祭上帝。次禋六宗。次望山川。然後徧及羣神。次序皆順。此紀舜告攝位之事。

協時月正日。朱子說只是去合同其時月日。不是作曆。蓋前歲十二月已頒曆於諸侯。至此乃協而正之。使時月日無不同也。

律度量衡集傳說得大段亦分明其詳具於律呂圖說

五器便是那吉凶軍賓嘉五禮底器。如訓作同是。使天下禮器皆歸於一。如同執同文之類。

陳三山云。時月日正朔所自出。律度量衡制度所自始。五禮名分上下所由正。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此所以大一統而國無異政之患也。或謂巡守所以維持封建。亦是此意。

此言復後言歸復。只是此處事畢而還。歸方是至於帝都。叔恬問文中子舜一歲而巡守四岳。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曰。儀衛少而徵求寡也。當年想只是恁地。朱子乃云。天子衛從亦不應大段寡弱。却似就後來說。又云。古之天子一歲不能徧及五岳。則到

一方境上會諸侯亦可。道也是本周禮權宜如此。非正解舜典巡守意也。

呂氏曰。自此以下至過密八音以前皆史雜載舜攝位二十八載中之事。

程子云。敷奏以言。使各陳其爲治之說。言之善者則從而明考其功。有功則賜車服以旌異之。此只依經文正意。恁地說其言不善。則亦有以告飭之。是言外之意。補經文所未及也。

敷言試功。爲唐虞觀人之成法。讀書者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此類是也。

象刑節集傳固本于朱子。而朱子乃一一都從聖人心中說出來。却

是探本之論

此條大意是說舜之制刑。或重或輕。或重而卽輕。或輕而卽重。皆本於廣大虛明之心。而合乎天理人情之宜。至精至密。無毫忽之差者。今之五刑。雖與此不同。然亦須得此意方好。

教養二字。却是制刑明辟。先一著。爲治者平日不能養民教民。而臨事徒切切於刑之輕重出入。卽使權衡得當。與聖人作處。終隔天堑。

朱子曰。今之法家。多惑於報應禍福之說。故多出人人罪。以求福報。夫伎無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反得釋。是乃所以爲惡耳。何福報之有。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所謂欽恤云者。正以詳審曲直。

令有罪者不得幸免而無罪者不得濫刑也。若明知其罪之當死亦必多爲可生之途以生之道。便是不忍於元惡大憝而反忍於銜冤抱痛之良民也。豈欽恤之謂乎。此言深中今日司刑者之病。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是藥。

司刑者須是識得聖人公平廣大之心。纔可講欽恤二字。蓋恤是矜恤之恤。若認做寬恤之恤。便差。

朱子曰。象以典刑。此一。句乃五。句之綱領。諸刑之總括。猶今之刑皆統於笞杖徒流絞斬也。又云。流專以宥肉刑而不及於鞭扑。贖專以待鞭扑而不上及於肉刑。至於過誤必赦。故犯必誅之法。則又權衡乎五者之內。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旨。則常通貫乎七者之

中。凡此皆切要之言。而深得夫聖人制刑明辯之意者。其辯舜始
爲輕刑。穆王贖刑。能復舜舊典。四凶少正。亦之說。亦皆分明的確。
無復毫髮疑似矣。○舜懸於羽山。蓋謂拘囚困苦之。洪範云。殛死。
猶今言貶死。是與流放竄一類。但一條重似一條。

儀禮圻內之民。爲天子齊衰三月。圻外無服。或問朱子。後世不封建。
諸侯天下。一統百姓。當爲天子何服。曰。三月天下服。地雖有遠近。
聞喪有先後。然亦不過三月。按傳言禮不應如此。而乃如此。方見
得他哀慕之切。原不是言喪服之制。朱子之說。姑以備考。

蘓氏曰。受終告攝。此告卽位也。

明四目。達四聰。漢孔氏云。廣視聽於四方。唐孔氏云。恐遠方有所窺。

塞令爲已悉聞見之。朱子謂是以天下之目爲目，以天下之耳爲耳之意。

王政以食爲首，民事以時爲先。故舜命十二牧頭一句，便說備食哉。惟時有國家者可不先務是急哉。

能邇謂馴擾而調習之，使其自然帖服。底意思欲州牧以是爲國而率諸侯也。

劉氏向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

此是使禹以司空行宰相事。傳曰：錄其舊績而勉其新功也。

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朱子謂也。只是怕恁地。蓋舜紹堯極治當時安得有此。想只是說大抵百姓不親者多由於五品不遜。爾上面黎

民阻飢。下面盛夷猾夏。寇賊姦宄。意皆與此同。

敬敷五教在寬。陳東齊謂以敬為主。則所以教之者無不至。特慮其失之急耳。故言在寬。寬得無縱弛之患乎。曰主於敬而行之以寬。自不至於縱弛也。可見敷教之道。敬與寬闕一不可。朱子說寬只是不急迫。慢慢地養他。

惟明克允。據集傳允信也。言必致其明察。乃能使刑當其罪。而人無不信從也。一說輕重允當亦通。

若草木鳥獸。若字與上若工之若同。謂順其理而養育之。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之類。

呂氏曰。君爲天下萬物之主。故鳥獸草木莫不有職以掌之。後世之

若不識代天理物，民且不恤，安能用心到此。此見唐虞天涵地育，廣大氣象，愚謂卽此反觀，則秦漢以後之氣象，亦可見矣。

寅敬畏也。寅是本直清是效。朱子說惟寅故直，惟直故清，是直與清皆本於寅也。又云禮是見成制度，夙夜惟寅，直哉惟清，所以行其禮也。行其禮便是交於神明。

直而溫四句，只是教賢子，毋得他恁地。孔傳云教之正直而溫，和寬弘而莊，栗剛失之，虛簡失之，故教之以防其失。朱子謂直與寬本自是好，但濟之以溫與栗，則益善。至如剛簡二字，則微覺有弊，故戒之以無虐無傲，蓋所以防其失也。某所以特與分開，欲見防其失者，專爲剛簡而設，不蒙上直寬二句，直寬但曰而溫而栗，剛簡

則曰無虛無傲。這是從經文而與無字上看出意思來。無與毋同。是戒禁之辭。

陳潛室云。胷子之性。未免或偏。聖人因其性而教之。所以矯其偏而歸之中也。此所謂性指氣質而言。偏是或偏於直寬。或偏於剛簡。因其直寬教之而溫。而柔。因其剛簡教之。無虛無傲。皆所以矯其偏而歸之中。這就是變化他氣質底方法。

詩言志。謂作詩者只是自說己志而已。歌永言。謂歌詩者直言之不足而長歌之。蓋聲長續之也。其曰聲依永者是宮商角徵羽之五聲。依傍於長言之歌而見也。曰律和聲者是又以黃鐘至應鐘十二律去調和那五聲。使應節奏也。只如此說。自分曉。

八音克諧是衆音諧協無相奪倫是各有倫次此所謂樂之和也樂和則聽之者自無不和故奏之朝廷而人以和薦之郊廟而神以和也神人以和是極言其樂之和爾以此教胄子斯可赦其氣質之偏而養成中和之德矣

集傳釋律和聲而以禮運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證之者蓋一宮皆備五聲十二宮爲六十聲卽六十調也中加變宮變徵各十二爲八十四聲然宮不成宮徵不成徵不可以爲調故聲雖有八十四而調止於六十蓋以七聲爲一調以五調爲一曲一曲旣畢復別起調凡十二曲六十調四百二十聲是則所謂還相爲宮也然還宮之法只看曲首是某調起末卽以某調收之如黃鐘爲宮便是

黃鐘起調卽以黃鐘單曲餘宮倣此

十二律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詳見律呂圖說

傳所謂聖人作樂卽指詩言志六句說樂之體用具此矣養性情直人材指教胄子說事神祇和上下指神人以和說則樂之功效見此矣深切是說體用廣大是說功效其實亦互相發也

傳釋出納朕命本孔氏註兼上宣下奏說陳新安以爲終於朕命二字欠通只是欲其審君命之當否當者出之否者納之惟至於允當而止如後世批物審覆之官胡氏因之而末云在我者旣允尚何憂讒說之得入哉如此說於出納朕命文義方纔通順

王氏論命九官之序至此謂羣賢雖盛治功雖成苟讒間得行則賢

者不安前功遂廢故命龍於末所以防讒間衛華賢以成其終猶
夫子答爲邦而終以遠佞人也其垂戒遠矣

陳氏雅言曰二十有二人之事無一不本於天天有是事則人有是
官天不自爲而人代之帝舜於此語以欽哉亮天功者欲使知所
敬也

虞書三載考績或時加警策以作其怠三考黜陟幽明必期之久遠
以要其成周禮冢宰歲終受會詔廢置三歲計治行誅賞世變不
同故如此愚謂繼亂之初且以成周爲法若繼治之後教養得人
才盛時則一如有虞故並錄而互訂之以俟識時務者

分北只是分別義吳臨川謂三苗之君前既竄於三危而三苗之民

尚居故地。頑而習惡。終必爲亂。故遷徙之。使分散。各居不得聚在
一處。既全其生。又免於亂。聖人立心之仁。處事之義。兩盡其道矣。
說得甚好

陟方猶云升天一方。觀此則集傳未免辭費。

先儒論舜謂攝位以前可以見臣道之勞。卽位以後可以見君道之
逸。於乎二人而立萬世君臣之極者。其舜也與。

二典大意只是說君道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取法乎堯舜者如此
而已矣。

大禹謨

禹繼舜稱大禹與舜繼堯稱大舜同謨則禹之嘉言也。姜氏謂嘉言之益在胼胝之功之上者。蓋前日治水之

功必有資於此謨以保其終也。○此篇彭氏分作三截看。

君臣克艱。謂夙夜祇懼各務盡其所當爲者。此政化之本原。禹謨之

綱領也。

嘉言罔攸伏。三句克艱之效也。稽于衆以下皆自克艱一念爲之。

都是歎美之辭。美堯所以勉舜也。黃氏說益之勉舜全在廣運二字。

蓋廣言其全體。運言其不息。只此二字。便包得聖神武文在其中。

故下面一一從此抽出言之。

惠迪吉。從逆凶。是承上文。皇天眷命言天道可畏。以見其不可不艱也。陳新安云。此禹又申其未盡之蘊。以戒舜。

儆戒無虞以下皆益推廣大禹克艱惠迪之謨也。集傳言八者次第以守法度不縱逸樂爲本。亦是本於朱子。朱子曰。既能如此然後可以知得賢者邪者謀可疑者無可疑者。若是自家身心顛倒。便會以不賢爲賢。以邪爲正。所當疑者亦不知矣。何以任之去之戒之哉。蓋此三句便是上面有三句了。方會恁地。又如此然後能罔違道以求名罔拂民以從欲。蓋於賢否疑審有所未明。則何者爲道。何者爲非道。何者是百姓所欲。何者非百姓所欲哉。

六府養民之具也。集傳以五氣言。看來只說五材爲是。水如隄防灌漑。金如五兵田器。火如出火納火。禁焚萊之類。木如斧斤以時之類。辨肥脊相高下。以植百物。土之脩也。播種有宜。耨穫有節。穀之

脩也

朱子說九功惟敘以下便是作韶樂之本。功有九敘故樂以九成。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也。蓋歌本是下之人所作。當時取之以爲樂。却以此勸下之人。今其辭雖不可考。而史記云。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者。亦可謂得其意矣。

地平天成。惟張南軒說得好。謂天施地生。洪水之患。地不得以生。天雖施之。亦無自而成。今地既平。天之功始成也。朱子曰。地平天成。是包得下面六府三事在。愚按此第一截亦是爲禪禹張本。

念茲四句。惟林氏以爲禹自言其念之如此。集傳因之。上二句謂用舍皆在此人。下二句謂語默皆在此人。

朱子云聖人亦不曾徒用政刑。到德禮既行天下既治亦不曾不用政刑。故書說刑期于無刑只是存心期于無而刑初非可廢。蓋刑以弼教。雖堯舜之世亦不能廢也。只是德禮爲本。

明於五刑是說他守法如此。期於無刑所謂法外意也。至民協於中則皆率教而刑果無所用矣。故曰時乃功。然則皋陶豈徒以謨哉。陳東齋曰禹之功脫民於昏墊以全其生。皋陶之功使民復其所受之中以全其所以生也。

臨下以簡至寧失不經皆言舜好生之德也。朱子云但觀此一節便是聖人之心。涵育發生真與天地同德。呂東萊以聖人於故犯雖小必刑爲不事姑息而濟仁以義方見得聖人好生不偏處。而陳

三山曰。聖德無所過。皆中也。寬簡以下。忠厚仁恕。無非所以爲中。常人恃功而怠。安能勤。矜功而侈。安能儉。禹惟是勤儉。便不自滿。假惟不滿。假便不矜。不伐。王氏云。能過天下而不矜。故天下愈服。其能功高天下而不伐。故天下愈服。其功懋。乃德德指克勤克儉言。嘉乃丕績。績指成允成功言。

人心指其發於形氣者而言。問刑氣固是口鼻耳目四肢之屬。未可便謂之私欲。朱子曰。但此數件事。屬自家體段上。便是私。有底物。不比道便公共。故上面便有私底根本。且如危未便是不好。只是有箇不好底根子。又云。謂之人心。則固未以爲悉。皆邪惡。但既不主於理。而主於形。則其流爲邪惡。亦不難矣。此其所以爲危。

道心指其發於義理者而言。惟微是說難明。有時發見些子。便自家見得。有時又不見了。道心雖是先得底。却只在形氣中。易爲那人。心陷了。朱子云。道心雖微。然非人欲亂之。則亦不至甚難見。惟其人心日熾。是以道心愈微也。

人心道心底心字。是以知覺言。所謂心之用也。朱子曰。只是這一箇心。知覺從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覺從義理上去。便是道心。人心則危而易陷。道心則微而難著。自人心而收之。則是道心。自道心而放之。便是人心。人心如卒徒。道心如將。有道心。則人心爲他節制。人心皆道心也。又云。此處極難炤管。須臾間斷。則人心便行矣。惟聖人便辯之精。守得徹頭徹尾。學者則須是擇善而固執。

之。問聖人亦有人心。不知亦危否。曰。聖人全是道心。主宰。故其人心自是不危。如鄉黨所記飲食衣服。本是人心之發。在聖人。分上則渾是道心也。

人心是饑而思食。寒而思衣。底心。思食後思量合當食。與不食。思衣後思量合當著。與不著。這便是道心。聖人也不能無人心。但聖人常常合著。道心不教人心勝了道心。惟精是要揀教精。惟一是要常守得。今人固有其初。揀得精。後來被物欲引從人心去。所以又貴於惟一。既能辯之明。又能守之固。斯得其中矣。這中是無過不及之中。

中只是箇恰好底道理。堯告舜只這一句。舜告禹又添人心道心精

一三句。三句是允執厥中以前事。是舜教禹做工夫處。

舜禹相傳心法。只是道四句。後來說學也是學此道理。孟子以後失其傳也。只是失此。

陳東齋曰。人心惟危以下。示心法傳道統也。可愛非君以下。示治法傳治統也。愚謂治法不外心法。道統便是治統。故新安曰。堯授舜。舜授禹。言有詳略。而精微之理。敬畏之心。戒慎之辭。一也。却說得好。○此第二截。正記舜禹授受之辭。

子羽舞階。朱子以爲想只是置三苗於度外。而示以閒暇之意。呂氏以爲朝廷閒暇自然。非故爲如此。而有苗自格。看集傳似從呂說。○此第三截。記禹攝位後征苗之事。

合益所言看來分明他也是一箇秀才。知言如朱子却說他只做得粗畜底事。陳新安疑是錄者之誤。或然。

卓陶謨

此只是卓陶欲君信蹈其德爲己陳謨之地底意思。謨明而有開陳之益。彌諧而無抵牾之患。謂其言易入也。

卓陶陳謨首言慎脩其身者。蓋人君一身天下國家之本。慎之一字。又脩身之本。真氏得之矣。集傳以思永爲非淺近之謀。與身脩無言之失相對言。却似兩件事。真氏乃承脩身串說。只是常思所以致慎底意思。謂人君孰不知身之當脩。然心或放則能暫而不能久。果何益哉。慎則敬而不忽。思永則久而不忘。脩身之道備矣。

又云自家可推之國。自國可推之天下。其道在此而已。此卽指身脩而言。

陳新安云。惇者篤思義。敎者正倫理。二字並齊家之道。如此說敎字分曉。傳只說得惇字。

慎厥身脩思永。是允迪厥德意。如大學明明德就在脩身一幾。庶明勵翼者。使羣哲勉勵而樂爲吾輔。卽是謨明弼諧意。

允迪厥德一句爲此篇之綱。脩身知人安民三者其大目也。而脩身又爲下二條之本。

君道在知人安民二者。知人然後能安民。又其序也。

亦總也。總言人之行。大槩有這九樣德。故總言其人之有德。則必說

他行某事其事緣因感而驗其德也如此方是見得實

唐孔氏云恭在貌敬在心。愚者遲鈍失於外儀故言恭。治者慳物內失於心故稱敬。蘇其云。摧流而濟曰亂。故才過人可以濟。大難者曰亂。亂臣十人是惠才過人者。患於恃才而不敬。故必敬方是不偏。朱子曰。九德凡十八種。是好底氣質。每兩件一家。關合將來。集傳謂皆指其成德之自然。非以彼濟此之謂也。這成恐是性成之成。

陳新安云。覃陶謂以此九德觀人。則德之成不成。全不全。皆可。知而
知人之道盡矣。葉氏云。觀人不求其全而求其常。常而不全。不害
爲德。德而不常。皆矯僞耳。陳氏大槩說得分明。葉說歸重有常最
切實。

朱子曰。九德之目。蓋言取人不可求備。官人當以等耳。葉氏謂舉陶既言知人之事故。因言官人之道。

曰。宣達三德之賢。使任有家。曰。嚴祇敬六德之賢。使任有邦。真氏取之。皆作君用賢說。王氏謂庶與下文。俞受敷施九德之賢相協。看得貫通。

胡氏五行在地爲物。在天爲時。順其時而撫之。則五物皆成其材。而爲人用一段說得詳明。

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說幾字本於易傳。

陳東齋云。功成之後。逸欲易生。逸豫息遊宴之類。欲聲色嗜好之類。逸欲生治功隳矣。又云。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天。天不自爲人代。

爲之一官贖一事闕矣。蓋無教無贖是兩陳其所當戒。幾與天是兩陳其所當畏。惟其可畏所以不可不戒。

典禮曰天敘天秩。服刑曰天命天討。都是天理合當如此。聖人只是依著這天理做將去便了。朱子曰因其生而第之以其所當處者

謂之敘

如君便教他處君底位。臣便教他處臣底位之類。

因其敘而與之以其所當得者

謂之秩

如天子得祭天地諸侯得祭山川大夫得祭五祀庶人得祭其先之類。

天敘便是自然底天

秩便是那天敘裏面底物事。許多典禮都是天敘天秩下了。聖人只是因而勅正。因而用出去而已。德之大者則賞以服之大者。德之小者則賞以服之小者。罪之大者則罪以大底刑。罪之小者則罪以小底刑。蓋是天命天討。聖人未嘗加一毫私意於其間。只是

奉行天法而已。此段說得甚精切。

五禮只依集傳說。或言當主吉凶軍賁嘉者非也。

衷就是典禮。所謂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者此也。須是君臣上下能一於敬。方纔這典禮無毫髮乖戾而叫做和衷。

析言之。典禮是教化。服刑是政事。總而言之。凶者都是安民之道。而寅恭懋勉。又其本也。

此節因上言天敘天秩。天命天討。而中言天人各一之理。集傳謂吾心之敬。是又合天民而一之者也。陳三山曰。有土之君。惟敬則不忽乎民。是乃不忽乎天。不敬則徒知天之當嚴。而以民爲易虐。是天民有二理也。此臯陶安民之謨。必推極於此與。

胡氏舉天敘至有土曰阜陶之學極純粹蓋當時偶舉兩節云爾今
通看此篇其純粹那一處不見得綱領也極純粹條目也極純粹
贊贊謂所助非一事如助之脩身又助之知人安民之類思日如此
是助之不已也

按脩身爲知人安民之本故知人之終言無教逸欲安民之末言敬
哉有土是仍歸本於脩身也而曰慎曰兢業曰寅恭曰懋曰敬又
其工夫最緊要處謂阜陶學極純粹信不誣矣

益稷

先決九川使大水有所歸後濬畎澮使小水有所入說他治水本末
次第只兩句話都盡

此章大意。禹說他前日治水時。恁地艱苦。方說得蒸民粒而萬邦乂。今天下雖已平治。而從前底艱難。却不敢一日忘了。其意蓋欲君臣上下相與勉力不怠。以保其治於無窮也。所謂思日孜孜者如此。

或疑禹只管自敘他底功。却似乎矜伐。殊不知警戒之意。實存於其間。朱子謂禹說他要恁地孜孜者得之矣。

禹言暨蓋暨稷是他不忘那兩人相從於艱苦之中。而述其功如此。故董氏謂徵禹之言。後世孰能知之。

止者。心之所止。至善是也。安只是心安於此。而不遷底意思。真氏曰。先儒說心者。人之北辰。辰惟居其所。故能爲二十八宿之綱維。心

惟安所止故能爲萬事之樞紐

朱子曰。惟幾當審萬事之幾。惟康當求箇安穩處。弼直以直道輔之。應之非惟人應之。天亦應之。觀此則不應只是天下人無不應我。或云大應天下後望之志謬矣。

臣隣皆指禹言。據傳當云爲人臣。便當左右輔助我。故曰臣哉隣哉。能左右輔助我方盡爲臣之職。故曰隣哉臣哉。此反覆歎詠以見弼直之義如此其重而不可忽也。

下文翼爲明聽。卽作股肱耳目之義。蓋汝翼作肱。汝爲作股。汝明作目。汝聽作耳也。

鄭氏云。自日月至黼黻所取義皆君德也。服所以象德。服是服必有

是德當觀衆而自省焉。故曰予欲觀古人之象。

納采詩而納之於上。如命太師陳詩以觀風。與工以納言是也。出出詩而播之樂章。如開雎用之鄉人。用之邦國。與時而屬之是也。五言詩歌之協於五聲者。如三百篇與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是也。

舜聖人。豈有違待於弼者。禹亦聖人。豈背面從後言者。蓋舜心畏敬。無已。惟恐過之不聞。言之不盡。故其望之之切如此。呂氏又云。子違汝弼。不獨令禹爲股肱耳目。至此舜連一身是非之責。盡付之禹。檢點說得痛切。

欽四隣。朱子嘗疑其上下有關文。所以集傳只言不可不敬爾隣之職。陳新安乃謂傳語欠明。當云不可不敬爾爲四隣近臣之職。蓋據

孔鄭諸家將四字做左輔右弼前疑後承說他又却說與上下文意皆不貫關之可也看來不如且從蔡氏集傳

陳新安云射侯以禮教也既捷書以愧恥之於先納言以樂教也復時颺以感發之於後蓋聖人愛人之心無已雖是那不忠不直底人亦不忍輕於棄絕如此仁之至義之盡也

陳新安謂丹朱慢遊虐淫皆自傲出竊思傲與敬相反若敬則許多病根自除禹創若時只是箇敬而已若不是他敬時如何會恁地勤苦勤苦有功皆自敬出

舜大聖人安有可戒之事而益以怠荒戒畢陶以逸欲戒至此禹又以傲虐戒何也真氏謂人心惟危自昔所畏雖聖主不敢忘操存

之功大臣事聖主不敢廢規倣之益其說此傳處崇高者當如是倣戒之言尤爲深切誠後之君臣所當法也

曼擊義同搏猶擊也拊是輕手取聲詠是歌詠詩章以間謂堂下衆樂與堂上之樂更代而間作也陳新安曰奏石絲以詠之時則堂下之樂不作奏匏竹等衆樂之時則堂上之樂不作以今人之樂觀之亦如此耳林氏曰別而言之則有堂上堂下之異合而言之則總名爲簫韶

此章夔言作樂之效乃史官載之以結典謨之終蓋功成作樂帝者致治之盛也

陳氏云用夔言功成作樂之意而寓之歌所以保治功也保治在勅

天初天之要在時幾。人求天於天。聖人求天於己。人事之盡。卽天也。又云。乃歌之意。專責望於臣也。廢歌之意。專責望於君也。君臣交做。各盡其職。則治功可保矣。蓋各盡其職。卽所謂戒天命而謹時幾也。雖不明言。而其意在是矣。真氏曰。帝之歌。本爲勅天命而作。君臣倡和。乃無一語及天者。脩人事所以勅天命也。後之人主宜深體焉。

君以知人爲明。臣以任職爲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肖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叢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惰矣。此萬事所以墮也。道是范氏之說。真西山取之。

史官既載韶樂復記詩歌詩歌樂之本也。今虞之韶不可得而聞帝
之歌猶可得而詠韶雖亡不亡者存焉。學者當深繹之。

卑陶純粹之學亦可於廢歌見之。